

神探韩峰系列

《惊天奇案》

(《藏地密码》作者最新力作) 之续集

重磅 惊天大揭秘
TAOTIAN DAZI

滔天大罪

次贷危机背后的巨大阴谋
地产 股市崩盘前的惊天秘密

紫龙晴川◎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神探韩峰系列

《惊天奇案》

(《藏地密码》作者最新力作) 之续集



重磅

惊天大揭秘

TAOTIAN DAZUI

次贷危机背后的巨大阴谋

地产股市崩盘前的惊天秘密

紫龙晴川◎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滔天大罪 / 紫龙晴川 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223-459-8

I. 滔… II. 紫…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078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发行部电话: (010) 66112758 66116828

编辑室电话: (010) 66116228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70×240 毫米 1/16 印张: 17.5

字数: 300 千

ISBN 978-7-80223-459-8 定价: 28.00 元

楔子	001
第一章 神探韩峰	002
第二章 死亡再现	009
第三章 死盘	014
第四章 暧昧的凶手	022
第五章 生死较量	029
第六章 神秘的富翁	036
第七章 A 计划	046
第八章 追捕	061
第九章 杀手	073
第十章 情人	083
第十一章 逼讯	094
第十二章 决战	108
第十三章 血淋淋的证据	124
第十四章 棋子	140
第十五章 冰山一角	149
第十六章 圣诞老人的礼物	161
第十七章 车祸	170
第十八章 血色家族	181
第十九章 飞来横祸	195
第二十章 无间道	210
第二十一章 将计就计	222
第二十二章 黑色档案	239
第二十三章 单刀赴会	252
第二十四章 丧钟	265

楔子

傍晚时分，T市一个烂尾楼下，一对收破烂的老人用耙子在碎砖烂瓦中翻着垃圾，他们背着空荡荡的蛇皮袋子。火烧云把西天烧得跟火焰山似的，两个老人嘀咕着什么，大概为今天的收获很不满。

远处杵着一根电线杆子，上面挂着的破喇叭居然咿咿呀呀接触不良地播报着新闻：“股市大崩盘，楼价大跌，物价飞涨——”

忽地，从烂尾楼的某一高层上落下一个帆布包裹，重重地摔在老太婆面前，老太婆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叫道：“我的祖宗哟，险些砸死我老婆子了！”

那个老头子见状，嘟嘟囔囔过来，把老太婆扶起来，恶狠狠地瞪一眼楼上，破口骂道：“奶奶个熊，这破楼上见鬼了不成？”骂着，目光落在那个帆布包裹上，眼神儿立时直了。

帆布包裹的一角露出几张让人心动、无与伦比的毛主席头像，那红色的诱惑让两个老人大张了嘴，半晌没合上。

还是老头子先反应了过来，一把拽住那个帆布包，往背上一扛，跌跌撞撞地就跑，几张百元大钞从包中掉下，随风飞舞。

但也就是在这时，楼上忽然传来一声惨叫，老太婆看见一个胖乎乎的人影从半空中跌下来，在电线杆子上一碰，跌进废弃的水泥堆，下面一根裸露的钢筋一下子把他身体穿透，血光四射，连西天的火烧云都黯然失色，血腥气很快弥漫开来。

“啊！”老太婆蒙上眼睛连滚带爬地去追老头子，“冤家哟！死人了嗨！”

两个老人吓得连那一帆布包的钱也丢了，屁滚尿流地奔入渐渐垂下来的夜幕中。

第一章 ◎ 神探韩峰

这是某市区一个偏僻的巷子，临近清明，不少人在门槛上烧起纸马金轿来。几个小孩骑着扎匠扎的竹马，在巷子里嬉闹着，一点不理睬那些烧纸人的哀伤。

远处，一个醉鬼提着酒瓶脚底划着字儿走过来。这个醉鬼约莫二十来岁年纪，长得比猴子还瘦，比门檐还高，起码得一米九，蓬头垢面，西装看上去从穿上那一天就没洗过，上面满是酒水的痕迹。那些孩子见到他这个怪人，都嬉笑着跟在他后面。

醉鬼一边唱着歌，一边跟孩子们嘻嘻哈哈地说道：“哟，长得像我！”又指着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道：“嗨，小鬼头，真脏，一点也不讲究卫生！”

走过一个巷口，那个醉鬼拐进去，那些孩子有几个也想跟着拐进去，后面传来几个妇女的吼叫：“兔崽子，回来！跟那个醉鬼闹腾，一辈子没出息！”那个拖鼻涕的小孩被迫上来的母亲拧住耳朵，哇哇大哭起来。

那个醉鬼拐进巷子，进了红灯区，面前立时柳暗花明。路两边都是洗头房和发廊，粉红色的灯光照得那些小姐的脸一个个灿若桃花。

那些小姐冲他抛着暧昧的眼神，把嚼槟榔嚼红的“血盆大口”朝他张着。这时，从巷子尽头快步走来一个穿开衩旗袍的小姐，她见到这个醉鬼，就急匆匆地说道：“韩峰，你这个死鬼，屈燕姐到处让人找你呢！来了两个冤大头，看架势是见不到你不罢休。你快点回去，免得他们耽误了我们的生意！”

那个被称作“韩峰”的醉鬼色迷迷地看着那个小姐的旗袍开衩口，舔一舔嘴唇说：“贝贝，让我亲一下我就跟你走！”

“呸！你又作死了！”那个小姐脸色一红，也不顾别的发廊小姐不满的目光，拉着韩峰就走。

不一会儿，贝贝把韩峰拉到一个发廊门口，韩峰往里扫了一眼，就站住了，死活不往里走。

贝贝只好冲里面叫：“屈燕姐，这死鬼我给带回来了！”

“怎么了，韩大侦探？到家门口也不进来？”老板娘屈燕从一团粉红的灯光中走出来。

“嘿嘿，我怕一进门脑袋就开花了！”

话音一落，里面走出来一个人，平头，正值壮年，敦实的身躯，一双大手一看就练过。

“果然是高手！你怎么看出来门后埋伏着人了？”那个人又钦佩又好奇地问道。

“你看那个投射的影子就知道了！”韩峰不屑地说着，又指一指投射在门槛内侧的一个影子，鼻子微微一嗅，“这个人的腰很粗，绝不是发廊里的小姐，当然也不可能是这里的常客——你看那投影，他手里拿了个烟斗，烟斗里装的是非常昂贵的上等烟丝，而到这里的客人一般都是中等偏下消费群体，是买不起这种烟丝的，所以我就要多加一分小心了。”

“好眼力！好敏锐的洞察力！”说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高高胖胖的人，他的嘴里叼着一个雕花烟斗，眼睛睁着的时候像一条米线，闭着的时候就像没有眼睛一样，但他的鹰钩鼻子却传递着一个信息：他绝不是一般人。

“据说天才侦探只需扫一眼，就能觉察出身边的危机，我看你韩峰就是这类天才！洞察力和警惕性不是一般的敏锐！”胖子吸一口烟，恭维他。

韩峰冷笑着说：“屁，什么天才不天才的，熟能生巧罢了！养鸽子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几百只鸽子里哪只鸽子丢了，哪只鸽子受伤了，哪只鸽子怀孕了！我还看不出我们家的鸽子群里出了什么事？”他说着冲贝贝坏笑。

贝贝又呸一口骂道：“谁是你家的鸽子！”

那个胖子尴尬地咳嗽一声说：“韩侦探，我是来自 T 市的警察处处长雷震，这位是刑侦科的小黄——”他指一指旁边那壮汉。

韩峰却重重地打个哈欠，往里就走。

“嘿！”小黄一个箭步，上前拦住韩峰，有些恼火地说道，“我们处长成心来找你帮忙，你小子也不要太不识抬举吧！”

韩峰头一低，从他手臂下钻过去，根本就不搭理他。

“小黄，怎么能这样跟韩侦探说话？韩侦探，你等一下，是一个熟人介绍我们来找你的——”雷震边说边跟着韩峰踏着木梯上楼，楼梯上扬起的灰尘呛得人直咳嗽。

木梯的吱吱嘎嘎声忽然止住，韩峰问道：“谁？”

“冷镜寒。”雷震掏出一个手帕捂住鼻子。

“哼！又是他！”韩峰故意加重了步伐，木梯叫得更欢了。小黄在下面一直不敢踏上来，唯恐一旦踏上，楼梯就承载不住重量，断裂了。

上了楼梯，面前呈现出一个破旧的木门，上面挂着一块歪歪斜斜的木牌，写着几个蝇头小字：“韩氏侦探所”。

韩峰进屋，一头扑到床上，理也不理雷震，倒头便睡。

雷震早已耳闻韩峰的习性，并不以为意，但看到那个脏乱得不成样子的房间，闻到房间里的酒气和腐烂气息，还是皱了皱眉头，用手帕捂紧了鼻子。

“要是他愿意开动脑筋，大概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这是冷镜寒在推荐韩峰时跟雷震说的话。就凭韩峰刚才的表现，就该打上一百分，只是，这个人的习性实在怪异，真怕不好相处，雷震暗想。

“雷处长，要不要叫他？”小黄已经上来了，恨恨地看着睡得跟死猪一样的韩峰。

“他醉得不轻，我们明天再来。”雷震说着，又打量一下韩峰的房间，之后匆匆退了出来。

次日，雷震和小黄早早地又来了。

老板娘和贝贝跷着二郎腿，嗑着瓜子，一个小姐正给一个肩膀上刻着龙

纹的大哥洗头。见他们来了，老板娘不敢怠慢，站起来说道：“韩峰昨晚吐得要死要活的，早上自个儿叫了个蹬三轮的去医院了。”

小黄不耐烦地追问：“哪家医院？”

老板娘看小黄一眼说：“就是小姐们经常光顾的那家，大姐大医院。出了巷子右拐，过三个红绿灯就看见牌子了。”

两人叫了三轮车赶过去，好不容易找到大姐大医院，才发现里面等着看病的，差不多都是一些睡眼惺忪、满脸病容的发廊小姐。

雷震找到挂号处，问一个护士：“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韩峰的在？”

“啊，你是说那个瘦猴儿吧？刚走！”护士指一指门外，韩峰正从另一个门口往外溜呢！

小黄憋不住了，快步上前，一把揪住韩峰比烧火棒还细的手臂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干吗干吗，绑架啊！”韩峰大叫。

“韩先生，别急，别急！”雷震上前说道，“我们这次是有求于你，是想劳驾你跟我们去 T 市一趟，勘察一个现场！”

“现场？”韩峰歪着头，“是不是 T 市近日发生的一起地产大亨资金链断裂，楼盘死盘，当事者跳楼自杀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案了吗，还勘察什么现场？”

雷震一喜，心说：这家伙看来对 T 市早就开始关注了。果然如冷兄所说，这人表面上虽什么也不在乎，却是个明白人。这般想着，他警惕地看一看四周，那些小姐也好奇地看着他们，于是说道：“我们能不能去外面谈？”

韩峰的肚子咕噜噜地叫起来，他揉一揉肚子说：“以后吧，饿了，我得吃饭去。”

“那正好，走，我请你！”

韩峰大咧咧一笑，借坡下驴说：“既然你是冷处的朋友，那我就不客

气了。”

韩峰故意找了家高档酒楼，说道：“据说这里的螃蟹不错，便宜，一盘也就千把块！”

雷震和小黄对视一眼，那小黄脸色都黄了，但雷震很快笑呵呵地说道：“好吃就行，好吃就行！”

服务生递上菜谱，韩峰点了三盘螃蟹，又让两人再点，雷震一看价格，最便宜的菜也得八百，忙说道：“够了，够了，螃蟹就够，我们在外面刚吃过面！”

不一会儿，螃蟹上桌，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韩峰笑嘻嘻地把螃蟹蘸醋说：“既然你们都吃了面，我就不客气了。”三下五除二，把三盘螃蟹消灭了两盘半。

看韩峰吃得差不多了，雷震说道：“韩先生，不瞒你说，那个案子我们是迫于上面的压力，匆匆结案的。可是，就在我们向媒体宣布房地产大亨孙东方是酒后跳楼自杀后一个小时，便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来电的人自称是孙东方的一个老客户，说是就在孙东方自杀的三天前，两人还谈过一个杭州动漫开发项目，从那天商谈时孙东方的言行举止看，他的楼盘虽然遭遇银行拍卖，但他的手里肯定还有一张王牌，不然他也就没有底气去谈新项目了——他的自杀是说不通的！所以，经过讨论，上级同意我们成立专案组。孙东方死于7月11日，所以我们这个就叫‘7·11’专案组！”

韩峰意犹未尽地舔一舔手指上的蟹黄油说：“小案，小案，你知不知道，案子小就像女子的胸小，一手就掌握了有什么意思？”他懒洋洋地看着吧台上那个坐台小姐的胸部，不胜陶醉。

“谁说是小案？”小黄瞪眼，“如果有证据证明孙东方是被谋杀的呢？”

韩峰道：“如果有证据证明孙东方是被谋杀的，你们警方恐怕也要被媒体唾骂吧！结案又翻案，以后还怎么混啊？”

他的一句话把小黄气得面红耳赤。

“再说了，你们来找我，就是因为还没找到孙东方是他杀的有力证据吧！”韩峰坏笑。

雷震点点头说：“嗯，我们勘察了死亡现场，却没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韩峰沉思了一下说：“如果是蓄意谋杀，凶手当然不会留下线索，就算留下，也大多是误导性的！况且你们都勘察过几次了，甚至都结案了，可见凶手狡猾得很。这场谋杀案是精心策划的！不过——”他的目光一亮，“凶手可以控制现场一些死的东西，却不能控制现场一些活的东西。”

“活的东西？”雷震惊诧地看向他。

“就是人！现场一些可能出现的人，什么时候出现，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当然不是凶手可以预测的！”韩峰捏着下巴，“报上说，那晚有人看到两个捡垃圾的匆匆从现场逃走了，而且现场有个装有三十万人民币的帆布包？”

雷震说道：“那两个捡垃圾的我们也审问过，他们说那袋钱先砸了下来，然后又听到一声惨叫，一个人就掉下来了。”

韩峰目光一亮，手指叩着桌子说：“关键就在这里。为什么钱要先砸下来？他如果真的要自杀，为什么要先砸钱下去？”

“这个……”雷震吐一口烟圈，“我们推测他可能事先卷了一笔钱，想在楼盘拍卖前潜逃，酒醉后失去理智，丢下钱后，再结束自己的性命！”

韩峰看着面前的雷震，就像看着个外星人：“你们的推测？我看是盲人摸象吧！”

“别净说风凉话，那以你的高见呢！”小黄愤愤地插上嘴来。

韩峰拿牙签剔一剔牙齿，话题一转：“嘿嘿，我看一切推测的前提是，那个给你们打电话的人是否存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是用公用电话打的吧，你们也一直没有找到那个人！”

雷震点头：“是的。你是说不存在那么一个老客户？”

韩峰拍一拍脑袋，站了起来说：“好久没用脑子了，今天这脑细胞死了一大片！唉，关于这个案子，我们明天再说吧！”

这回连雷震也忍不住了：“韩侦探，这件案子拖一天就是对凶手姑息一天啊——”

“如果我不去 T 市，你们将拖个一年半载也说不定吧？难道就连我这一天也等不起？好了，明天早上你们再来找我，我们一起去现场——嗨，对了，给我点零钱，出门忘了带了，我坐车用！”

小黄看着韩峰吊儿郎当的背影，狠狠地一挥拳头。

“唉，这家伙。”雷震在皮鞋底敲一敲烟斗，一声轻叹。

第二章 ◎ 死亡再现

T市，废弃的楼盘前，聚集着不少当地的农民工和一些媒体记者，一个小贩在人群中卖起了香烟和水果。几个警察在现场画了警戒线，在里面忙着。

一辆警车飞速驶来，人群自动闪出一条路来。

警车里下来雷震、小黄，还有一个高高瘦瘦、蓬头垢面的年轻人。

几个警察迎上来，叫了声“雷处”，之后又疑惑地打量着雷震身边的那个年轻人，心里都在说：这就是雷处说的一个月破了V市宝石失窃案和海角市连环碎尸案的那个侦探？看样子怎么跟个扒手似的呢！他们不禁有些失望。

不过韩峰这时早已眯缝着眼睛看着一个女警的胸部，无视旁人的目光。那个女警察扎个马尾辫，五官精致，只是眉毛浓黑了一些，不过倒也衬得她英姿飒爽。

“这位是侦探韩峰，以后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授权他作为‘7·11’专案组特约组长，希望大家积极配合他！”雷震向大家介绍着，话语间有些发号施令的味道。

“同志，你叫什么？”韩峰对那个女警伸出手来。

“胡金花！”那个女警不得不伸出手。

“金花？这名儿响亮！据说云南白族最漂亮的姑娘都叫金花！”韩峰死死握着胡金花的手，不肯松开。

胡金花脸一红，用力把他的手甩开，对雷震说：“雷处，我们对现场重先进行了勘察，还是没有有力的线索！”

“嗯，辛苦了。”雷震似乎本来就没有抱多大希望，应了一声，点燃烟斗，用烟斗一指胡金花，对韩峰说道：“胡金花，警校毕业，擅长解剖和化学检测。”

雷震又指向一个跟韩峰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说：“姚小龙，武警院校侦查系高材生，擅长电脑布控和追踪！”他的烟斗一转，“黄天就不再介绍了，擅长格斗，原来曾是职业拳手。”

韩峰眯着眼睛看了看刑侦处的那几个人，双手食指揉一揉太阳穴说：“你们在一边歇一会儿，今天除非我开口，不要和我说话，给我准备一顿饭就好。”说着，举步走向现场。

孙东方的尸体早已被家人收了，因为天气炎热，早已火化。由于一直没下雨，那个使孙东方致命的裸露钢筋上仍沾着一些干了的血迹，几只苍蝇嗡嗡叫着叮在上面。

韩峰抬眼看一看扯在半空的一根电线，再看向死者坠楼的第五层阳台，沉思一会儿，对雷震说道：“你的队员里谁体力最好，跑得最快？对了，当然是黄天，就他了！”

他要来卷尺，让黄天跑上跑下地配合着开始测量五层阳台到电线，再到地面的距离与垂直距离，测算了十来遍，又用砖头在水泥地上画出平面图和受力分析图。

韩峰有些疑惑地看罢地上的演算公式，晃着膀子爬上五楼。五楼有一个空荡荡的毛坯房，室内堆着黄沙和一些木料，墙角结着蜘蛛网。看着那些蜘蛛网，韩峰心里一动，他用一根火柴棍拨弄着每一根蛛丝，上面除了缠有苍蝇、蚊子的空壳外，还有一些毛发，估计是勘察现场的队员落上去的。他又抬头望向墙顶的四个角，忽地，目光一振。

“嗨，雷处，你打发人帮我去买个充气娃娃——就是光棍抱着上床解决生理需求的那玩意！”韩峰趴在阳台上，一头大汗，冲闷闷地抽着烟斗的雷震喊着。

那些围观的一听，禁不住笑出声来，一些女人的脸也红了。

黄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窝火：“韩峰，你搞什么名堂？”

韩峰面色严肃地回道：“如果你不愿意从五楼实验性地跳下来，摔胳膊

断腿，就闭嘴！”

雷震拿他没办法，只能让一个警察驱车去买充气娃娃。等了两个小时，那个警察才回来，面色通红地抱着一个粉红色的充气娃娃下车。人群一阵骚动，有些人笑得直叫肚子痛。一个大妈蒙住孙女的眼睛，直骂：“这是什么世道，没见过这样破案的，伤风败俗啊！”那些媒体记者手里的闪光灯不断，拍下了这一幕。

韩峰笑嘻嘻地抱了充气娃娃，神情有些猥亵，经过胡金花身边时，他故意冲她笑道：“今天艳福不浅啊！”

胡金花气得脸色发青，又不好发作，别过脸去，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

韩峰跑上五楼的阳台，将充气娃娃从不同的角度丢下去几次，又一次次地跑下去，记下充气娃娃下落的弧线，并在落地点一一标上尺寸。

大概实验了十来次，忽地，充气娃娃不偏不倚地撞上那根裸露的钢筋，嘭一声炸了。

韩峰趴在阳台上，一张汗水淋漓的脸立刻乐开了花。

“从阳台到电线的垂直距离是 11.82 米，点距离是 12.99 米；从电线到裸露钢筋的垂直距离是 3.43 米，点距离是 3.8 米……”韩峰自顾自地嘀咕着，用砖头在水泥地上飞快地画着线条，算出了直线距离，又换算了自由落体公式和动力学公式，声音越来越小，忽然整个人趴在地上不动了。

现场那些围观的人眼看着他忙了一个下午，在地上嘀咕了几个小时，忽然不动了，都觉得奇怪。

等到傍晚时分，眼看着韩峰还是一动不动地趴着，大部分围观的人都摇着头失望地散去了。黄天有些耐不住了，几次要上前跟韩峰说话，都被雷震制止住了。

等到天色越来越晚，身边的警员都怒形于色，雷震也熬不住了，但又怕得罪韩峰，于是对胡金花一笑：“金花，你去看看他在干什么！”

胡金花早憋不住了，上前叫道：“韩峰！”

谁也没想到，韩峰依旧不睬，再一听，他竟然在打呼噜，原来他一直在睡觉。

胡金花哭笑不得，心想这么多人等着这家伙，他居然睡着了！气不打一处来，一脚踢在韩峰肋骨上。

韩峰啊的一声惨叫，从梦里惊醒，揉着眼睛看着胡金花说：“你干吗，把我踢残了，你打算守活寡啊？”

胡金花冷哼一声，眼中满是怒意。

雷震走上前，咬着烟斗，扫一眼那些长长的复杂公式，问道：“韩峰，你忙活了半天，有没有推算出什么来？”

韩峰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说：“没有。”

雷震掩饰不住失望，说道：“嗯，那今晚撤了吧。”

韩峰却把身子摆成一个“大”字，躺在水泥地上，头枕着手说：“今晚我就睡这里了。”

黄天道：“韩峰，我忍你很久了！你说你睡这儿算个什么事儿，这不是寒碜我们刑侦处吗！”

韩峰眯缝着眼睛看着他说：“干吗，想揍我啊？来啊！”

黄天拳头咯咯响，如果不是当着雷震的面，恐怕早就把韩峰揍得嗷嗷叫了。

雷震对几个队员挥挥手，示意他们上车，然后说：“今晚我陪着他，你们回去休息吧。这几天辛苦大家了。”

等到烂尾楼前的人都散了，雷震问道：“你今晚打算干什么？”

“我还有最后一步推理演算！”韩峰呵呵一笑，捏着一块红砖在长长的演算公式上加上最后一步。

夜幕徐徐降临，几只乌鸦呱呱叫着擦天而过，散落下几根黑色羽毛。雷震忽然看见眼前的年轻人一反玩世不恭的态度，目光灼灼地看着演算结果，

瘦长的身子像是被什么点燃了。

“果然是他杀！”韩峰冷笑一声，“他是被人用力推下去的！而且从受力分析上看，如果不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推的，就是两个力气普通的人推的！”

“什么？也许他是自己用力跳下去的呢？”雷震忘记了吸烟。

“不会！从你提供的死亡照片和我的实验上推测，他是背着阳台下坠的，在电线上一碰，依旧是背着身子撞上的钢筋！你背着身子试一试反跳，就像用惯右手的人忽然用左手，肯定没有多少力量！所以——”韩峰的双眼像烟头一样在夜色中闪烁着。

“所以是他杀！”雷震显然认同了他的推理，禁不住搓一搓手，拍一下韩峰的肩头，“看来冷兄的眼光不错！”

“嗨！”韩峰肩膀一矮，哭丧着脸道，“你当我是块石头啊！不待你这么打人的啊！”

雷震忙道歉，又问：“那你在五楼有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没有，”韩峰龇牙咧嘴地揉着肩膀，“除了蜘蛛网上的一根头发。”韩峰在月光中拉长一根金色的头发，“这根金发绝对不是你的手下的吧。这根头发怕是做过离子烫，而且不是染的，是天生的金发！”

“你的意思是，凶手是个金发女人？”

“这只能证明，当时现场有个金发女人——也可能是金发男人！”韩峰看着那金发，陷入遐想，“如果是女人，不知是怎样一个美人儿！”